



朱子文語纂編

四上

□ 13  
3203  
6



3203  
6

和八年二月三日  
金子志郎氏贈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四

凡一百九十二條

答張欽夫曰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怠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于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文集下同

答張欽夫曰感于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為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于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是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者乃心爾。今夫乍見

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者。心不宰而情之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以其情之動而遽謂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爲已發。然苗裔發見。却未嘗不在動處。必舍是而別求。却恐無下功處也。

答張欽夫曰。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于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

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于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

答呂伯恭曰。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爲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于邪僻。易

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于外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  
可一向溺于儀章器數之末耳。若言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  
本。便只是釋氏所見。徒然橫却箇所以然者在胸中。其實却無  
端的下功夫處。儒者之學。正不如此。

答呂伯恭曰。承諭整頓收斂。則入于著力。從容游泳。又墮于悠悠。  
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  
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  
安排等候。卽成病耳。

答許順之曰。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却不  
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

答許順之曰。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亾。則物  
欲肆。而謂之人心。亾不是無。只是走出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

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也。

答范伯崇曰。官事擾擾。想不得一向靜坐看書。然暇時速須收斂  
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  
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佚。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  
衆理易明矣。

答何叔京曰。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  
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  
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  
吾之知思。而宜不宜。不可之機。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  
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

先子文言纂編卷四  
三  
答何叔京曰視聽淺滯有方而心之神明不測故見聞之際必以  
心御之然後不失其正若從耳目之欲而心不宰焉則不爲物  
引者鮮矣書之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此意也

答何叔京曰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今日專存  
諸內而畧夫外則是自爲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  
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  
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  
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  
謹之于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  
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  
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  
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揠苗助長之患否則

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

答何叔京曰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卽是存處  
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  
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  
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  
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  
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  
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  
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

答何叔京曰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  
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工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  
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

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

答程允夫曰：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衆。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

答石子重曰：按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如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

安。蓋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爲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爲哉。但子約謂當其存時。未及察識而已。遷動。此則存之未熟。而遽欲察識之過。因此偶復記憶。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

答林擇之曰：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功。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

老何異。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究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

答林擇之曰。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爲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

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又曰。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著力。

答游誠之曰。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于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于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

無閑處可安頓之意

答胡寬夫曰主一之功。學者用力切要處。只就如今做書會處理會。便見漸次。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功夫。皆須立下

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論語

此段即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看。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反覆不差。仍且盡日玩味。明日却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學。亦各妄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

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

答楊子直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棠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寔真。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無

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于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于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寔。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捨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于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

答曾致虛曰。大抵誠字。在道則為寔有之理。在人則為寔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

答潘叔度曰。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執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



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  
答呂子約曰：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于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為主一者也。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

答呂子約曰：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于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于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于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

養于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于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鬪者之相摔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

董叔重問程先生論中庸鳶飛魚躍處。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銖詳先生舊說。蓋謂程子所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語。皆是指其寔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倚著之意。其曰必者。非有人以必之。曰勿者。非有人以勿之。蓋謂有主張是者。而寔未嘗有所為耳。今說則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云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得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畧無滯礙。

耳。所謂必有事而勿正心者。若有所事而不爲所累云爾。此存主之要法。蓋必是如此方得見此理流行無礙耳。銖見得此說似無可疑。而朋友間多主舊說。蓋以程子文義觀之。其曰與曰同。而又以活潑潑地四字爲注云。則若此兩句皆是形容道體之語。然舊說誠不若今說之寔。舊說讀之不精。未免使人眩瞶迷惑。學者能寔用力於今說。則於道之體用流行。當自有見。然又恐非程子當日之本意。伏乞明賜垂誨。答曰。舊說固好。似涉安排。今說若見得破。則卽此須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不待說盡下句矣。可更猛著精彩。稍似遲慢。便蹉過也。

答符舜功曰。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

答蘇晉叟曰。存亡出入一節。乃是正說心之體用。其妙不測如此。非獨能安靖純一。亦能周流變化。學者須是著力照管。豈專爲其已放者而言耶。今專指其安靖純一者爲良心。則於其體用有不周矣。

答朱飛卿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答鄭子上曰。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爲主。卽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卽人欲便行矣。

答陳安卿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于寤而言之。

張敬之問頃蒙見教云往者同安因聞鐘聲遂悟收心之法顯父不揆驗之信然答曰當時所說聞鐘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言人心出入無時鐘之一聲未息而吾之心已屢變矣

答陳才卿曰遇事固不當有所厭然謂欲放令此心疏豁無所執滯此却恐硬差排不得著意放開却成病痛但且守常程久之純熟自然疏豁乃佳耳

答余正叔曰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閑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个主宰其實只是一个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爲判然二物也

答潘子善曰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畧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

張元德問習靜坐以立其本而於思慮應事專一以致其用以此爲主一之法如何答曰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答杜仁仲曰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識得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間都無走失耳

李晦叔問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答曰東萊此說是也。然不當作兩句看。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是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

李敬子問程先生齊不容有思之說。燔嘗以為齊其不齊。求與鬼神接。一意所祭之親。乃所以致齊也。祭義之言。似未為失。不知其意果如何。答曰祭義之言。大槩然爾。伊川先生之言。乃極至之論。須就事上驗之。乃見其實。

答周深父曰。大抵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騫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却來觀書。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

答徐景光曰。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

仁義禮智是也。

性之所感于物而動。則謂之情。

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是也。

是三者。人

皆有之。不以聖凡為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為無心。而遂以為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為而獨有此贅物乎。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曰。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于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于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于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覆論辨。極其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功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

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于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答或人曰。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到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旣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纔方是守法之人。爾亦非謂旣自得之。又却須放開也。

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答彭子壽曰閒中讀書却有味。但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日益昏。披閱頗艱耳。緣此閒坐。却有恬養功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錯。若只如此。終日馳騫。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于致知。

又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爲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下問之意。但以此說推之。則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之方。皆可見矣。

答何叔京曰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喻。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修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于內。而姑正容謹節于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自然。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于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纔出門便千岐萬轍。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

語類下同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做甚麼人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旣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古人警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無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

人之本心不明。一如睡人都昏了。不知有此身。須是喚醒方知。恰如磕睡。疆自喚醒。喚之不已。終會醒。某看來。大要工夫只在喚醒上。然如此等處。須是體驗教自分明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

學者爲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卽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

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

今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

今說求放心說來說去。却似釋老說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了。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所以不同也。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知也。格物卽心格也。克己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

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賭當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著。

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一錄云非是活捉一物來存著。孔子曰。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一錄作只存心之法。

或問存心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

記得時存得一霎時。濟得甚事。

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

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要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

或言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

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長不放矣。

或問初學恐有急迫之病。曰未要如此安排。只須常恁地執持。待到急迫時。又旋理會。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己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麤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卽爲麤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理難。且徹了蓋蔽底事。待他自出來。行兩匝看他。既喚做心。自然知得是。

非善惡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人亦須是通達萬變。方能湛然純一。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

問仁之與心。曰仁字是虛。心字是實。如水之必有冷。冷字是虛。水字是實。心之于仁。猶水之冷。火之熱。學者須當于此心未發時。加涵養之功。則所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發而必中。方其未發。

此心之體寂然不動。無可分別。且只恁混沌養將去。若必察其所謂四者之端。則既思便是已發。

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擬初頭。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

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為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修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說。

因說敬曰。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

為學有大要。若論看文字。則逐句看將去。若論為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

古人說得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

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

字。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熙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

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

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

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會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

今釋氏自謂光明。然父子則不知其所謂親。君臣則不知其所

謂義。說他光明。則是亂道。

今人皆不肯于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

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

來。須是靜坐。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問敬曰不用解說。只整齊嚴肅便是。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或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或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

或問先持敬令此心惺惺了方可應接事物何如。曰不然伯靜又

問須是去事物上求曰亦不然若無事物時不成須去求箇事物來理會且無事物之時要你做甚麼。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是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

學者當知孔門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間以敬爲主不論感與未

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爲力矣。造次顛沛。無時不習。此心之全體。皆貫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其所謂仁乎。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人心湛然虛定者。仁之全體。把捉不定者。私欲奪之。而動搖紛擾矣。然則把捉得定。其惟篤於持敬乎。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會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

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著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

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諸公。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却于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閑物事。一切都絕意。雖是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

或問疲倦時靜坐少頃。可否。曰也不必要似禪和子樣去坐禪。方謂靜坐。但只令放教意思靜便了。

朱子文言纂錄卷四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掃時。加帚之禮。至于學詩學樂學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著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著不

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爲此也。

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爲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于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

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于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

心于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重道此二字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

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

吳公濟云。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得一時辰寧靜。以養衛精神。要  
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其言雖出于異說。然試  
之亦畧有驗。豈周夫子所謂主靜者耶。  
要得坐忘。便是坐馳。

與好諧戲者處。即自覺言語多。為所引也。  
百行萬善。固是都合著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百行萬善。總于  
五常。五常又總于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  
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

明德如八窗玲瓏。致知格物。各從其所明處去。今人不曾做得小  
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慤  
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

朱子文言集卷四  
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爲物欲所蔽。便將這箇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伊川云。我使他思時便思。如此方好。倘臨事不醒。只爭一餉時。便爲他引去。且如我兩眼光。又白日裡在大路上行。如何會被別人引去。草中只是我自昏睡。或暗地裡行。便被別人胡亂引去耳。但只要自家常醒。得他做主宰。出乎萬物之上。物來便應。易理會底。便理會得。難理會底。思量久之。也理會得。若難理會底。便理會不得。是此心尚昏未明。使用提醒他。

顧諟天之明命。古注云。常目在之。說得極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

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謂求放心。只常存此心。便是存養。既久。自然信向。決知堯舜之可爲。聖賢之可學。如菽粟之必飽。布帛之必暖。自然不爲外物所勝。若是若存若亡。如何會信。如何能必行。又曰。千書萬書。只是教人求放心。聖賢教人。其要處皆一。苟通得一處。則觸處皆通矣。

或問先生說敬處。舉伊川主一與整齊嚴肅之說。與謝氏常惺惺之說。就其中看。謝氏說尤切當。曰。如某所見。伊川說得切當。且如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若無整齊嚴肅。却要惺惺。恐無捉摸。不能常惺惺矣。

問謝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而其爲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



此無所作為。其異處在此。

問和靖說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直是更不著得些子事，只有箇恭敬。此最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做那邊去，心便成兩路。

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擴將去。曰：然。昨日固已言之。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大覺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這般時節。那箇覺是物格知至了，大徹悟到恁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

心無事時都不見，到得應事接物便在這裏。應事了又不見，恁地

神出鬼沒。又曰：理是定在這裏，心便是運用這理底。

古人才生下兒子，便有存養他底道理。父兄漸漸教他讀書識義，理。今人先欠了此一段，故學者先須存養。然存養便當去窮理。若說道俟我存養得，却去窮理，則無期矣。因言人心至靈，雖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念才發，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旦至暮，只管展轉于利欲中，都不知覺。

震云：其初用力把捉此心時，未免難。不知用力久後，自然熟否。曰：心是把捉人底。人如何去把捉得他，只是以義理養之。久而自熟。

遇事臨深履薄而為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

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

朱子文言集卷四  
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物。

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才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著恭。自然不待勉強而安。才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

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纔間斷。便覺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曾間斷來。若無這些子。却便是聖人也。日月至焉。看得來。却是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這亦難說。今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洞然。表裡如一。直是無纖毫私意間斷。這地位豈易及。惟實曾去下工夫。方自見得。橫渠內外賓主之說極好。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長在家裡坐底。三月後。或有一番出去。却便會歸來。日月至焉。那箇是客。是從外面到底。然亦

是徹底曾到一番。却不是髣髴見得箇恁地。或日一到這裡。或月一到這裡。便又出去。以月較日。又疎到了。

問橫渠說內外賓主之辨。若以顏子爲內與主。不成其他門人之所學。便都只在外。曰他身已是都在道外。恰似客一般。譬之一箇屋。聖人便常在屋裡坐。顏子也在屋裡。只有時誤行出門外。然便覺不是他住處。便回來。其他却常在外面。有時入來。不是他活處。少間又自出去了。而今人硬把心制在這裡。恰似人在路上做活計。百事都安在外。雖是他自屋舍。時暫入來。見不得他活處。亦自不安。又自走出了。雖然也須漸漸把捉。終不成任他如何。

問申申夭夭。聖人得于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于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于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

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箇和樂。才整肅則自和樂。問我欲仁。曰才欲便是仁在這裡。胡子知言上或問放心如何求。胡子說一大段。某說都不消恁地。如孟子以雞犬知求爲喻。固是。但雞犬有時出去被人打殺煮喫了。也求不得。又其求時也須遣人去求。這箇心則所係至大而不可不求。求之易得而又必得。蓋人心只是有箇出入。不出則入。出乎此則入乎彼。只是出去時。人都不知不覺。才覺得此心放。便是歸在這裡了。如戒慎恐懼。才恁地。便是心在這裡了。

問曾子戰兢。曰此只是戒謹恐懼。常恐失之。君子未死之前。此心常恐保不得。便見得人心至危。且說世間甚物事似人心危。且如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千變萬化。割眼中便走失了。

割眼中便有千里萬里之遠。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理會這箇道理分曉。自不危。惟精惟一。便是守在這裡。允執厥中。便是行將去。

或問未出門使民之前更有工夫否。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著用力也。

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公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因曰那未出門使民時。自是當敬。不成未出門使民時不敬。却待出門時旋旋如見大賓。使民時旋旋如承大祭。却成甚舉止。聖人所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更不說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如今恁地說。却教淡了。

川答此問固好。足以發明聖人之說。見得前面有一段工夫。但當初正不消恁地答他。却好與他說。今且就出門使民時做去。

朱子文言纂編卷四  
若是出門使民時。果能如見大賓承大祭。則未出門使民以前。自住不得了。

楊至之問修己以敬。如何。程子說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曰如此問。乃見公全然不用工夫。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爲聰。亂色諛說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爲明。睿知皆出于心。心旣無主。則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又云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須于日用間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內。要得無些子偏邪。又與文振說平日須提掇精神。莫令頽塌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看公多恁地困漫漫地。則不敬莫大乎是。問惻隱之心。固是人心之懿。因物感而發見處。前輩令以此操而

存之。充而達之。不知如何要常存得此心。曰此心因物方感得出來。如何強要尋討。出此心常存在這裡。只是因感時識得此體。平時敬以存之。久久會熟。善端發處。益見得分曉。則存養之功。益有所施矣。又問要惻隱之心常存。莫只是要得此心常有發生意否。曰四端中羞惡辭讓是非。亦因事而發爾。此心未當起羞惡之時。而強要憎惡那人。便不可。如惻隱亦因有感而始見。欲強安排教如此。也不得。如天之四時。亦因發見處見得。欲于冬時要尋討箇春出來。不知如何尋到。那陽氣發生萬物處。方見得是春耳。學者但要識得此心。存主在敬。四端漸會擴充矣。

嘗思之。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關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看來此說那時若行。楊

墨亦不攻而自退。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若常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真箇是活潑潑地。問前日承教。令于日用間體認仁義禮知意思。且如朋友皆異鄉人。一日會聚。意思便自相親。這可見得愛之理形見處。同門中或有做不好底事。或有不好底人。便使人惡之。這可見得羞惡之理形見處。每日升堂。尊卑序齒。秩然有序而不亂。這可見得恭敬之理形見處。聽先生之教誨。而能辨別得真是真非。這可見得是非之理形見處。凡此四端。時時體認。不使少有間斷。便是所謂擴充之意否。曰。如此看得好。這便是尋得路。踏著了。問體認四端擴充之意。如朋友相親。充之而無間斷。則貧病必相卹。患難必相死。至于仁民愛物。莫不皆然。則仁之理得矣。如朋友責善。充之而無間斷。則見惡必如惡惡臭。以至于除殘去穢。

戢暴禁亂。莫不皆然。則義之理得矣。如尊卑秩序。充之而無間斷。則不宥一時安于不正。以至于正天下之大倫。定天下之大分。莫不皆然。則禮之理得矣。如是是非非。充之而無間斷。則善惡義利公私之別。截然而不可亂。以至于分別忠佞。親君子。遠小人。莫不皆然。則智之理得矣。曰。只要常常恁地體認。若常常恁地體認。則日用之間。匝匝都滿。密拶拶地。問人心陷溺之久。四端蔽于利欲之私。初用工亦未免間斷。曰。固是。然義理之心。纔勝。則私欲之念便消。且如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之心勝。則貪冒無恥之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消。是非之心勝。則含糊苟且頑冥昏謬之意自消。

元昭問君子存之。曰。存是存其所以異于禽獸之道理。今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饑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

也釋氏云作用是性。或問如何是作用。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此是說其與禽獸同者耳。人之異于禽獸。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氏元不曾存得。問孟子平旦之氣甚微小。如何會養得完全。曰不能存得夜氣。皆是旦晝所爲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今只要得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于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晝理會。這兩字是箇大關鍵。這裡有工夫。日間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到第二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二分。第三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三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添來添去。這氣便盛。恰似使錢相似。日間使百錢。使去九十錢。留得這十錢。這裡

第二日百錢中使去九十錢。又積得二十錢。第三日如此。又積得三十錢。積來積去。被自家積得多了。人家便從容。日間悠悠地過。無工夫。不長進。夜間便減了一分氣。第二日無工夫。夜間又減了二分氣。第三日如此。又減了三分氣。如此枯亡。轉深夜氣轉虧損了。夜氣旣虧。愈無根脚。日間愈見作壞。這處便是枯之反覆。其違禽獸不遠矣。亦似使錢。一日使一百。却侵了一百十錢。所有底便自減了。只有九十。第二日侵了百二十。所留底又減了。只有八十。使來使去。轉多。這裡底日日都消磨盡了。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底樣子。日用間只要此心在這裡。問且晝不枯亡。則養得夜氣清明。曰不是靠氣爲主。蓋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

問夜氣之說曰他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要人于旦晝時不爲事物所汨。

砥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于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裡。驀忽有事至于目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仲思問于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裡。只要提教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

觸物而放去是出。在此安坐不知不覺被他放去也是出。故學先求放心。

有人言無出入說得是好。某看來只是他偶然天姿粹美。不曾大段流動走作。所以自不見得有出入。要之心是有出入。此亦只可以施于他一身。不可爲衆人言。衆人是有出入。聖賢立教。通爲衆人言。不爲一人言。

孟子說仁人心也。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若能保養存得此心。不患他不仁。

問求放心曰知得心放。此心便在這裡。更何用求。適見道人題壁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說得極好。知言中或問求放心。答語舉齊王見牛事。某謂不必如此說。不成不見牛時。此心便求不得。若使某答之。只曰知其放而求之。斯不放矣。而求之三字亦自剩了。

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操則存。非以一

朱子言集注卷四  
心操一心。只操底便是已存之心。心雖放千百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最爲學第一義也。故程子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某近因病中兀坐存息。遂覺有進步處。大抵人心流濫四極。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時中。有幾時在軀殼內。與其四散閑走無所歸著。何不收拾令在腔子中。且今縱其營營思慮。假饒求有所得。譬如無家之商。四方營求。得錢雖多。若無處安頓。亦是徒費心力耳。

福州陳烈少年讀書不上。因見孟子求放心一段。遂閉門默坐半月。出來遂無書不讀。亦是有力人。但失之怪耳。因曰。今人有養生之具。一失之便知求之心。却是與我同生者。因甚失而不

求。或云不知其失耳。曰。今聖賢分明說向你。教你求。又不求。何也。孟子於此段再三提起說。其諄諄之意。豈苟然哉。今初求須勇猛作力。如煎藥。初用猛火。既沸之後。方用慢火養之。久之須自熟也。

如今且須常存箇誠敬做主。學問方有歸著。如有屋舍了。零零碎碎。方有頓處。不然。却似無家舍人。雖有千萬之寶。亦無安頓處。今日放在東邊草裡。明日放在西邊草裡。終非己物。

問。日用間如何是不聞不見處。人之耳目。聞見常自若。莫只是念慮未起。未有意于聞見否。曰。所不聞。所不見。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要提起此心。常在這裡。便是防于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徐問。講求義理時。此心如何。曰。思慮是心之發了。伊川謂存養



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求中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

問學工夫節目却多。尊德性工夫甚簡約。且如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只是如此。別更無事。某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了。學問之功方有措處。

問敬慎。曰敬字大。慎字細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之意。如思慮兩字。思是恁地思去。慮是怕不恁地底意思。

問良之象。何以爲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

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雖不是本文意思。

要之意思自好。因再舉之。幹問此恐是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所謂敬是常惺惺法。又問此恐非是聖人分上事。曰便是說道不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畢再三誦之。因說及夢。曰聖人無所不用其敬。雖至小沒緊要底物事。也用其敬。到得後世儒者。方說得如此濶大。沒收殺。如周禮夢亦有官掌之。此有甚緊要。然聖人亦將做一件事。某平生每夢見故舊親戚。次日若不接其書信及見之。則必有人說及。看來惟此等是正夢。其他皆非正。

大凡理只在人心。此心一定。則萬理畢見。亦非能自見也。心苟是矣。試一察之。則是是非非。自然別得。且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固是良心。苟不存養。則發不中節。顛倒錯亂。便是私心。又問既加存養。則未發之際不知如何。曰未發之際便是中。便是敬以

直內便是心之本體。又問於未發之際欲加識別。使四者各有著落。如何。曰如何識別也。只存得這物事在這裏。便恁地涵養。將去。既熟。則其發見自不差。所以伊川說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須是協一方得。問善字不知主何而言。曰這只主良心。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四物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著箇靜做主。若無夜。則做得晝不分曉。若無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如人終日應接。却歸來這裏空處少歇。便精神較健。如生物而無冬。只管一向生去。元氣也會竭了。中仁是動。正義是靜。通書都是恁地說。如云禮先而樂後。

主靜看夜氣一章可見。

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爲虛靜。則恐入釋老去。

濂溪言誠無爲幾善惡。才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當窮察。識得是非。其初有毫忽之微。至於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那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修。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己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

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更怎生理會。所以聖賢說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

某看來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衆人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思慮紛擾。夢寐。

顛倒。曾無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得會如聖人中節。

涵養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有向成之期。才方乳保。却每日暴露于風日之中。偃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

明道曰。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其說蓋曰。雖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地。把捉操持。不可便放下了。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曰。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

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地滾做甚麼。才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

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

蜚卿曰。某作事時。多不能主一。曰。只是心不定。人亦須是定其心。曰。非不欲主一。然竟不能。曰。這箇須是習。程子也教人習。曰。莫是氣質薄否。曰。然。亦須涵養本原。則自然別。

靜中有物如何。曰。有聞見之理在。卽是靜中有物。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

蘇季明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伊川曰。不

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事事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專一。而今學問。只是要一箇專一。若參禪修養。亦皆是專一方有功。修養家無底事。他硬想成有。釋氏有底。硬想成無。只是專一。然他底却難。自家道理本來却是。有。只要人去理會得。却甚順。却甚易。

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著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箇著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著身處也。

謝氏記明道語。既得後須放開。此處恐不然。當初必是說既得後。自然從容不迫。他記得意錯了。謝氏後來便是放開。周恭叔又是放倒。因舉伊川謂持之太甚。便是助長。亦須且恁去。助長固是不好。然合下未能到從容處。亦須且恁去。猶愈於不能執捉者。

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然。又問。思與敬如何。曰。人於敬上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庶幾有箇把攬處。思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力。

上牀斷不可思慮事。爲思慮了沒頓放處。如思慮處事。思慮了。又便做未得。如思量作文。思量了。又寫未得。遂只管展轉思量起來。便儘思量。不過如此。某舊來緣此不能寐。寧可呼燈來隨手寫了。方睡得著。

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於

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橫渠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有次序處。一錄云蓋云事

固當考索。然心未得主。却泛然理會不得。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

何地講學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器之間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籠統不專一。看義理每覺有一重似簾幙遮蔽。又多有苦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于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這也未會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器之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某初為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著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著身已。方始如何經營。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

朱子文集卷之四  
未有安著身已處。雖然經營。畢竟不濟事。爲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著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故大學之書。須教人格物致知。以至于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節節有工夫。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濶去。不可不察。

或問敬齋箴後面少些從容不迫之意。欲先生添數句。曰如何解迫切。今未曾下手在。便要從容不迫。却無此理。除非那人做工夫。大段嚴迫。然後勸他勿迫切。如人相殺。未曾交鋒。便要引退。今未曾做工夫在。便要開後門。然亦不解迫切。只是不曾做。做著時不患其迫切。某但常覺得緩寬底意思多耳。李曰先生猶如此說。學者當如何也。

開窗坐。見窗前地上日色。卽覺熱。退坐不見。卽不熱。目受而心忌之。則身不安之矣。如許渤著衣問人寒熱。則心凝不動也。僧有受焚者亦爾。

問涵養于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當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德明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取。自然不

言走在惡上去

次日又云。雖是涵養于未發。源清則流清。然源清則未見得被他流出來。已是濁了。須是因流之濁。以驗源之未清。就本原處理會。未有源之濁。而流之能清者。亦未有流之濁。而源清者。今人多。是偏重了。只是涵養于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于靜。而無得于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不能涵養。則是有得于動。而無得于靜也。

德明問編喪祭禮。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爲經。戴記爲傳。周禮作旁證。曰和通典也。須看就中。却有議論更革處。語畢。却云子晦正合。且做切己工夫。只管就外邊文字上走。支離擾不濟事。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須如此做家計。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裡。不可鶩外。此箇心須

是管著他始得。且如曾子于禮上。纖細無不理會過。及其語孟敬子。則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須有緩急先後之序。須有本末。須將操存工夫做本。然後逐段逐義去看。方有益也。須有倫序。只管支離雜看。都不成事去。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然後游于藝。今只就冊子上理會。所以每每不相似。又云正要克己上做工夫。

先生舉遺書云。根本須先培植。然後可立趨向。又云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今且要收斂此心。常提撕省察。且如坐間說時事。逐人說幾件。若只管說。有甚是處。便截斷了。提撕此心。令在此。凡遇事。應物皆然。問當官事多。膠膠擾擾奈何。曰他自膠擾。我何與焉。濂溪云定

朱子文語纂編卷四  
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與仁是發動處。正是當然定理處。義是截斷處。常要主靜。豈可只管放出不收斂。截斷二字最緊要。先生諭廣曰。今講學也須如此。更須于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却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廣云。到此待教誨三月。雖昏愚。然亦自覺得與前日不同。方始有箇進修底田地。歸去當閉戶自做工夫。曰。也不問在這裡不在這裡。也不說要如何頓段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著。只才覺放心便在此。

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常謂雞犬猶是外物。才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便不用別求。才覺便在這裡。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因言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

大雅臨別請益曰。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亂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工總閑慢。先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定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矣。况天理人欲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得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



朱子文言纂編卷四  
是便與克去。不待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放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竇自言夢想顛倒。先生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成夢。因自言數日病。只管夢解書。向在官所。只管夢爲人判狀。竇曰。此猶是日中做底事。曰。只日中做底事。亦不合形于夢。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著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于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

問有事時應事。無事時心如何。曰。無事時只得無事。有事時也如無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所謂靜亦定。動亦定也。問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理。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事。少間都成無理會。須是理會這事了。方好去理會那事。須是主一。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某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閒雜思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閒思慮也。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慮。且教人收拾。

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

謨于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問。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裡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饑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預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在人。亘萬古而不泯。恁甚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于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湊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

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鬪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悞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旣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旣曰旦晝牯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旣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于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于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

子存只是存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謨再三稱贊。先生曰。未可如此。便做領略過去。有些說話。且留在胸次。烹治煅煉。教這道理成熟。若只一時以為說得明白。便道是了。又恐只做一場話說。

要知天之所以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遜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遜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于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趨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為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彝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

問璘昨日臥雲菴中何所為。璘曰。歸時日已暮。不曾觀書。靜坐而已。先生舉橫渠六有。說言有法。動有教。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

瞬有存。以為雖靜坐亦有所存。主始得。不然兀兀而已。

一錄云先生問

德粹夜間在菴中作何工夫。德粹云云。先生曰。橫渠云云。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是藏于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諸公固皆有志于學。然持敬工夫。大段欠在。若不知此。何以為進學之本。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切要和之。問不知敬如何持。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令走失。便是。今人精神自不曾定。讀書安得精專。凡看山看水。風驚草動。此心便自走失。視聽便自眩惑。此何以為學。諸公切宜勉此。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

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伯量問南軒：所謂敬者，通貫動靜內外而言，泳嘗驗之。反見得靜時工夫少，動時工夫多。少間隨事逐物去了，曰：隨事逐物也。莫管他。有事來時，須著應他，也只得隨他去。只是事過了，自家依舊來這裏坐。所謂動亦敬，靜亦敬也。又問：但恐靜時工夫少，動時易得撓亂耳。曰：如何去討靜得？有事時須著應，且如蚤間起來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人。我且去靜坐，不是如此。無事時固是敬，有事時敬便在事上。且如蚤間人客來相見，自家須著接他。接他時，敬便在交接處。少間又有人客來，自家又用接他。若自朝至暮，人客來不已，自家須盡著接他，不成不接他。無此理。接他時，敬便隨著在這裏。人客去後，敬亦是如此。若厭人客多了，心煩，此却是自撓亂其心，非所謂敬也。所以程子說學

問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畚或人之問，說一大片，末梢只有這一句是緊要處。又曰：不可有厭煩好靜之心。人在世上，無無事底時節。要無事時，除是死也。隨事來，便著應他。有事無事，自家之敬元未嘗間斷也。若事至面前，而自家却自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死矣。

問汪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先生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麤，故不仔細。爲今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今人只是動多了。靜靜亦自有說話。程子曰：爲學須是靜。又曰：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亦只是一箇敬。

人心如何免得出入。正如人要去，又且留住他，莫教他去得遠。李文問前承教，只據見定道理受用。某日用間已見有些落著事。

來也應得去。不似從前走作。曰：日用間固是如此。也須隨自家力量成就去看如何。問工夫到此自是不能間斷得。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這箇工夫常恁地。昔李初平欲讀書。濂溪曰：公老無及矣。只待某說與公。二年方覺悟。他既讀不得書。濂溪說與他。何故必待二年之久覺悟。二年中說多少事。想見事事說與他。不解。今日一說。明日便頓悟。成箇別等人。無此理也。公雖年高。更著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

純叟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虛靜之時。

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于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

或問：覺得意思虛靜時。應接事物少有不中節者。纔是意思不虛靜。少間應接事物便都錯亂。曰：然。然公又只是守得那塊然底虛靜。雖是虛靜。裏面黑漫漫地。不曾守得那白底虛靜。濟得甚事。所謂虛靜者。須是將那黑底打開。成箇白底。教他裏面東西南北玲瓏透徹。虛明顯敞。如此方喚做虛靜。若只確守得箇黑底虛靜。何用也。



